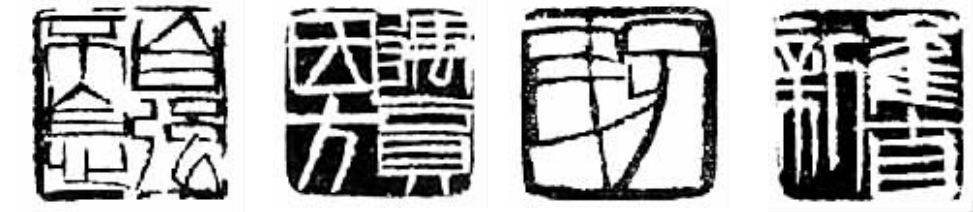




齐白石是继吴昌硕之后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的艺术大师，综观其篆刻作品，横平纵直，大刀阔斧，勇于创新而开宗立派，在中国篆刻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影响遍及海内外。

齐白石创立的“齐派”单刀法，所刻线条无论朱文、白文，其效果都



【登楼阅海】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张德宁

张择端 北宋画家。字正道（或作字文友），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曾徽宗赵佶朝（1100—1125）供职翰林图画院，但《宣和画谱》中并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人们只是通过《清明上河图》认识了他。《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历代备受关注，至今有多本传世，主要的有存于美国的“元秘府本”，上有北宋宣和年间徽宗赵佶的瘦金体题跋；存于台北多本，一卷题款“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工笔重彩；但学者大多还是比较认同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作者许先础

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宋哲宗死后，后继无人，皇太后力保赵佶继位，是为徽宗。徽宗亲掌图画院，画了无数营造欢愉祥和的盛世气氛的瑞应图，为自己造势。《清明上河图》即是其一。

图为绢本，纵 25.8 厘米，横 534.6 厘米，浅设色。画卷描绘清明之际，发生于京师汴梁（今开封）郊外汴河上土桥及东角子门市廛通衢形形色色的场景。大致分三段：一、郊野。开卷荒凉空旷，一人执鞭驱赶一队驮着薪炭的毛驴。渐有疏林茅舍。时见抬轿，骑驴、马的人流，轿顶满插柳枝，似扫墓而归。二、汴河。以上土桥为中心，两岸商铺栉比，着重描绘了行驶于汴河上的二十多艘漕运船只，或驶或泊，尤以上土桥前的一船欲逆水穿桥，众船工齐心协力，大声疾呼，桥上则人头攒动，货摊拥杂，形成画卷的高潮。三、城关。沿河的南北街及西街，皆为百姓平房、草棚地摊，有人在卜算，在饮食，在贩药，在修轮，相比前之热闹，似乎显得稍为

悠闲。忽见东角子门城楼，巍峨壮观，有驼队穿门而出。土城墙年久失修，杂树丛生。城内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孙羊店”客栈旗招飘扬，顾客盈门，已挂出“客满”。而“杨家症”、“王家帛铺”、“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铺”等老字号门前，也是一片熙熙攘攘。各色人等，自行其是，显现出宋代的民俗风情。

《清明上河图》共画人物 684 人，牲畜 96 头，房屋 122 间，树木 174 株，船 25 艘，车 15 辆，轿 8 顶，刻画工细，各如其分，笔精墨妙，文彩斐然。人物均大约 2 厘米，但神态、服饰生动贴切，丰姿多采。房屋、车船、桥梁、城郭皆以界画法绘就，精细缜密，无可挑剔。如果说刘松年的《四景图卷》是山水画结合界画，那么《清明上河图》则是界画结合人物画，雅俗共赏，妇孺皆知。历代争相临摹，在南宋就有一两黄金一幅摹本之说。界画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古代建筑和人文风情的资料，极富历史价值。2002 年秋上海博物馆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画前观众排队最长的就是这幅《清明上河图》。

刚劲雄浑白石印

◆袁慧敏

是一边硬挺，另一边自然剥落，刀痕刚劲雄浑，尤显阳刚之气，看似一气呵成，实质是“小心落墨，大胆奏刀，细心收拾”。比如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所刻的一方印，章法齐正相生，用刀爽利劲健，是他 75 岁时的得意之作。两印为对章，质地为老坑白高山石，原装旧盒。

“崔自新、子铭”对章，受印者暂无考，寿山老岭质地。白文，全印三字，显然有意不按常理进行排布，“崔”字密集，“自新”二字疏朗，匠心可见一斑。朱文“子铭”则以封泥法成之，边栏与印文粘而不破，故愈显厚重，和印文的线条形成强烈对比。

“遇圆因方”白文闲章，质地温润腻凝，玉质感强，为地道清坑羊脂白芙蓉。印语出南朝宋谢惠连《雪赋》句，“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员而成璧”。“员”通作“圆”字，如孟子“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此印右边“遇圆”二字，笔画多而密，因布局略宽，

众多横划同行，易呈雷同，其贵能于繁密中粗细相间，特别“遇”字的最后一笔，疏而壮，颇有点睛之效；“圆”字的六横划，也不拘绳墨，随笔而成。其笔画的粗细，间距一如书写效果；左边“因方”二字的大块留白，自然而见疏朗，增添了些许活泼感，二字的斜笔也使印面平中生奇。赏此印舒阔纵横，以白当朱，虽生动凌厉，却无霸悍之失，于痛快淋漓中，透出雅气，这在齐白石印中最为难得。昔曾见吴昌硕印谱中也有同一内容的朱文印，章法相类，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将两位篆刻大师的印作同时欣赏，其味无穷矣！

朱文“自强不息”印，是一方言志闲章，石质细洁通灵，钮式精工细作，具有印材、印钮与篆刻“三美合一”的特点，这正是此印的魅力所在。观此印四字作二列分布，疏密各有不同，但整体上相互呼应，“密不透风，疏可走马”，让人叹为观止。



陈佩秋《泼彩山水》

图为陈佩秋先生近作山水扇面，墨彩淋漓，元气沛然，大有尺幅千里的气势。

陈佩秋初学山水，后攻花鸟。她从宋元入手，兼取崔白、吕纪、徐渭、陈老莲、八大、恽寿平诸家。她的作品工写结合，熔宋画的空灵坚实与明清文人画的墨韵精华于一炉，兼汲西画技巧，画风浓丽秀美，格调委婉含蓄而又酣畅磅礴。

陈佩秋之画风，在这件小小的扇面中有充分的展现。

毛国伦《相马图》

毛国伦先生是当今颇具实力和潜质的中国画坛中青年中坚人物，是程十发先生的高足。毛国伦先生擅长人物、山水、花鸟，得梁楷、贯休、陈老莲、任伯年诸家法乳，尤其在程十发先生指点下，汲取民间艺术营养，融会贯通，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从此件扇面上，即可见到毛国伦先生收放自如的线条，绵延流转的气韵，生动而各具特征的人物造型，以及志在千里的骏马神情。此两件扇面将在近日举办的香山画院扇艺术博览会上与观众见面。

扇面两赏

◆叶露

沈从文的书法

◆管继平

大概每一位有所成的人，年轻时难免有几句“豪言壮语”。沈从文青少年时期的“豪言壮语”是：“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因为在他当时的眼里，书法领域里的一流人物，远的是钟繇王羲之，近的是曾农髯和李梅庵。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以为只要赶过了他们，一定就可‘独霸一世’了。”

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一批文人作家中，沈从文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半个书法家了。他擅长楷书、章草及行草，精于书画及文博鉴赏，还专门撰有评论古今书法的文章，对宋四家、近代文人名家的书法都发表了颇为独到的见解。不过和许多名家相比，沈从文只能算是个从没

进过什么洋学堂的“乡下人”（他经常以此自称）。在家乡凤凰他只念过几年私塾，17 岁起便从军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但由于他能写一手不错的恭楷，故留在了一位颇有学问又爱好古玩书画的统领官身边，当了书记员。这位治军与治学都非常严谨的统领官给青年的沈从文带来很大的影响，在他那里，除了抄写公文外，沈从文为了替他的一些古董编目登记，所以有机会接触了“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

尽管沈从文在部队的薪饷是每月 9 元，但他却宁愿节衣缩食，而将钱投资在大批书法碑帖的购置上。即便在沅江流域和川东漂泊途中，6 元钱的《云麾碑》、5 元钱的褚遂良的《圣教序》、2 元钱的《兰亭序》以及五块钱的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都是他随身携带的行囊，“我有时间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纸裱糊的桌面上，发奋去写小楷字，一写就是半天……”

我们现在欣赏沈从文的书法，尤其是他的章草和小楷，可以明显感觉到，其线条沉稳含蓄，其风格俊雅温厚，可谓一横一撇，法度自在笔墨之间。若苛求，那么他的书法则略有拘谨之态，草书尤甚之，秀气有余而笔力不足。或许，这和沈从文的个性气质有关联，沈从文虽然算是个行伍出身，笔下文字也写得多姿多采，但他的外表显露却非常斯文，细声细气且不擅言辞。据说他第一次上讲台面对底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学生，大为窘迫，红着脸连话都说不出了，只能在黑板上写“我是沈从文，今天……”

